

梅亭四六標準

庫 文 閣 内			
函	架	特四十二類 一一七四二號 一九冊	漢書

合  
北  
冊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11742	
冊 數		19 ( 2 )	
函 號	圖	3	5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

薦舉

謝董侍郎 居誼 舉狀

隨驃騎之幕濫備執鞭剡公車之章遽蒙推轂心  
感恩於破白面抱媿而發紅伏念某稟生多艱從  
宦尤拙貴人令其出門下既不善於走趨大夫羅  
而致幕中亦倍勤於收拾豈謂半年之內復為千  
里之行治法征謀紛紛未定幕膺檄筆錄錄無奇  
然白日實照其精誠則赤雲可占於勝氣况值匈  
奴百年之運必復春秋九世之維 進 馳羣札而咤聲

新嘉坡書藏

旄在此行矣封龍額而獵麟身不望焉曾日未輸  
橫草之勞何遽辱采蘋之薦乏吳下阿蒙之學顧  
曰淹該無江南子布之詞反云典麗裨益之功甚  
寡獎予之實何多茲蓋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為詩  
書帥孤忠可貫於日月至誠足達於天淵一龜一  
琴人皆望清獻之出萬牛萬甕賊必待崇文之擒  
佇觀十乘之行大作三軍之氣繫箠于之頸慰祖  
宗在天之靈犁匈奴之庭為蠻夷猾夏之戒于以  
侈旂常之績歸而策鼎鼐之勲凡在紅蓮綠水之  
間必入赤箭青芝之用某敢不力磨其鈍圖稱所

蒙插羽銘山敢銜文章之小技冶金伐石願歌竹  
帛之大功

謝魏運使了翁舉狀

據地承顏非有豚蹄之祝為天啓齒廼蒙蟲臂之  
收勞軍將之打門發函書而驚坐難道今人之不  
古但虞吾黨之累公伏念某於道無聞甚愚不肖  
每思名教之樂地何必事功亦知富貴之浮雲不  
如貧賤徒緣一第之彊為三釜之謀中罹弗泊  
之悲甚悔未信之仕以風為解遂回蓬島之舡幹  
流而遷徑泛瞿唐之冰既亦自辟於天子非

先生敢圖利於大夫綴錦城雪嶺之觀未容黔突  
廁天水祁山之役濫佐青油方深國事之憂遑復  
身謀之恤車輪四角何敢累推轂之人夏屋萬間  
亦莫認捲簾之處敢謂誠心之傾倒竟煩強箭之  
吹噓茲蓋伏遇某官學者泰山國之元氣年不可  
及寧妨待天下之清時來則爲終必得聖人之任  
引扁舟於蓬島閱十暑於岷山人疑魁枕參首之  
淹公無瓶居井眉之悔卿自用卿法吾親屬吾思  
駭聞渡瀘之行倏罹陟屺之變故者無失其故夫  
能致唁於生芻誅之不可勝誅敢望噓枯於死草

忽辱遺我雙魚之寵見貽駕彼四牡之章學落質  
凡顧謂識高而韻邃氣凋力腐反云才瞻而意新  
近功缺然遠業安在初不敢異緇衣之改何爲過  
蒙華袞之褒師魯之從事陝西容有知之而弗薦  
永叔之退居穎上乃虞賢者之不聞所忻吾道之  
有歸豈獨小人之受賜某不知所報當勉其頑氣  
象未可攀但感幽挂榛管之薦歲月坐成晚尚託  
江梅桃李之香

謝鄒運使孟卿舉狀

王事靡盬未敢懷歸使臣見

叨論薦况沐

終之賜尤銜引去之恩伏念子書蠶隨行狙狙在  
算少始知學亦有立功立言之心壯不如人已作  
為貧為養之仕偏親弗泊百念頓消漢庭諸公漫  
惜斯人之憔悴魯國男子自知吾意之蹉跎引舡  
既遠於蓬萊鼓柁試觀於滌瀕沐浴而戒行李人  
謂斯何飢渴之歌采薇歲亦陽止雖連收棄矢之  
發恐未免一簣之虧豈無他人欲令出其門下不  
有君子寧可弃之道傍茲蒙四牡之章遂足五紕  
之數在繡衣六條之察定匪徇私然華袞一字之  
褒却疑過實蓋經邦本諸政事而緯國取於文章

游夏求賜之異科雖孔門而難備董賈龔黃之殊

傳在漢世而罕全自視然前言戲耳士固伸於

知己蓋非搖尾而後怜德不待於成身却合銘心

而自厲茲蓋伏遇某官人今而心古行峻而氣平

分閫乘輅欲轍環於四海揚金斂璞真鑑別於九

流尚煩入蜀之星來卜擒胡之月子午之奇可出

但當飽戊己之屯甲寅之報未來何以寬庚癸之

呼尚屈餽餉關中之手且圖轉輸滑上之功諒思

人物之眇然僅有征夫之邇止劔外之官易冷哪

借吹噓幕中之辯非傾謾加也

習謹佩味言號明生而知思之必  
國士之遇我誓當小異於馬牛

謝衛參帥經舉關陞

小子狂簡之成章無能為役大鈞塊北而播物有味其言幸厚備於使令亦足謂之遭遇不應論薦便累吹噓伏念某受質亡竒望世亦狹童而強學粗知萬物之皆塵壯不如人縱得一科而何補舍對白抽黃之業為出朱入墨之謀人言棲枳之官決無鸞鳳渠知求芻之志固異馬牛不圖賈子之泛湘偶際召公之分陝望塵雅拜孰非夾道以疾

馳敷祗嗽詞獨念此君之小異今以竿牘小夫之智效於詩書元帥之前一年于茲五技窮矣可以止則止方願返於屠羊莫之為而為駭忽勞於薦鷄亟嘗輸款願且避賢豈期刺史之天決為將軍之地識字有數敢當淹博之稱了事亦癡寧有踈通之實非相國賜之大禮之過詎至是耶使天下洋然動于然來其必由此古之所以求士今者於是見公恭惟某官身佩安危力關造化兒童之誦君實久佚丘園夷狄之問路公暫司管鑰察湖南之從事欲冀北之空羣雖有絲絲上揚糠粃意者

恥匹夫之不獲欲其收多士以收奔無以我公可  
展伊周之業豈惟委吏得專文武之功某既累公  
知寧當自弃少留東閣難掩人言魏勃之庸更遶  
南枝或備臣客馬周之對

謝曾運使舉舉關陞

墨綬主書苦之曳裾之譽繡衣察吏忽承推轂之  
言况下考之甫書曾微勞之未效便辱吹噓之送  
允為特達之知伏念某何足控搏不堪位置抱鉏  
犁而餓空谷乃無端以讀書裹章服而指上官還  
不習於為吏解后六條之察吉蠲一瓣之香祝甌

窶而操豚蹄不夸而狹見九彈而求鴉炙匪躁斯  
狂不謂蘇天尚為李地燈花夜報秦藁朝馳誦說  
云乎顧謂文章之典雅會計而已反稱政術之疏  
通難當一字之褒乃辱八珍之犒小草之有遠志  
但欲深根老芋之為茯神誰欺精鑿伏遇某官家  
傳忠恕嫡嗣文清游疇剖竹之庸繼著握蘭之望  
濡轡而馳原隰疑若小然聽履而上星辰恐不免  
耳尚念斗升之噉嚼若為分寸之躋攀自其貌耳  
其言雖乏同進之交譽知其主信其客姑令從事  
以流聲鷄薦一飛馬價三倍某雖無以報敢辱所

知始與箠楚辭儻遂少陵脫身之願尚煩左右筆  
請歌昌黎薦牘之詩

謝林提舉

行知舉關陞

抱會計之簿書安知鰲釣瞻光華之禮樂忽拜鷄  
書曾微拔援之緣何自聽聞之誤伏念某性徒是  
古學不前人尋墜緒之茫茫我之懷矣踵常途之  
役役誰者念之坐違汗漫之期遂逐侏儒之飽主  
簿四十亦知鄧禹之笑人公車三千登乏鄭莊之  
薦士末有不求而得者吾非惡此而逃之馬失之  
瘦士失之貧其來已久牂生於奧鶉生於突彼各

有由甘心妄校尉之行間絕意諸貴人之門下忽  
繡斧之問俗如緇衣之好賢察之進旅之間寵以  
關陞之剡妄庸人耳顧稱履行之端詳誦說云乎  
反謂詞章之典雅一字已榮於華袞八音何有於  
爰居其求士甚士之求公公無愧古不即人而人  
自即我我則醜顏伏遇某官歛經濟材攬澄清轡  
衆人皆醉指醒眼以旁觀萬物走圓改方心而不  
忍念天地之大矣懼人物之眇然顧以毛髮絲粟  
之長悉在權度錙銖之內有如齷齪亦與吹噓惟  
今之謀人念不到此雖古之膏使何以加諸某敢



不策不肖身為必報計馬價既增於三倍驢技更  
勉於一鳴大夫薦人與之大夫固無是事國士遇  
我報以國士惟既厥心

謝衛參帥徑特薦

周公還贄僅收三士之材毛遂備賢輒在一人之  
數不求而獲其得也榮切惟范蜀公之封章七輩  
皆為名勝呂文靖之賓客三朝賴其儀刑殆勸相  
國家之功自旁招俊乂而始然主擇客客擇主亦  
各有宜故公求士士求公苦難相值裴晉公於韓  
愈至公僅使之就閑歐陽子於聖俞素交乃忘於

推薦况在踈賤何與品題某殖學多荒賦姿不穎  
偶綴一科之底強為三釜之謀入墨出朱職甚安  
於祭竈依紅泛綠夢不到於轅門敢圖前茅采及  
下菲迨今數月無補報於絲毫未始一言乞躋攀  
於分寸小人屬饜而已非惡此而逃之大鈞坱圮  
無垠果何修而得此欲使塵埃之吏進為館學之  
儲受德者不待成身感知而已盡已者謂之確論  
揣分謂何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為詩書帥傳說之  
輔台德宜揖巨川君陳之和厥終暫藩王室武篤  
緇衣之好庸為夾袋之藏故令驚才亦玷鷄表某

敢不激昂大節感刻異知諾侯薦人與之諸侯固  
無是理國士遇我報以國士請事斯言

謝曾安撫從龍特薦

伏蒙鈞慈露章特薦者竊以儀曹論秀舊累殊知  
帥閫舉能今叨亞選負留連之藻鑑辱根抵於朽  
株施重人輕感深言淺伏念某不堪位置何足控  
搏少而取有道之賤貧冒焉干祿壯欲行所知之  
學問愚不適時今難望不龜之封聊爾監無螻之  
郡由貳攝長無儋石之儲晏然粗廉且平信蠻貊  
之邦行矣初無詞藻何有聲名周公欺我哉還贄

僅收於三士韓愈亦人耳願忠豈後於百官濫吹  
其間循涯而懼茲蓋伏遇某官爽邦良弼命世元  
臣暫勤分竹於武安共俟聽麻於文德曉行夜醉  
已開南嶽之雲暮捲朝飛又作西山之雨雖自湖  
入海是亦東歸之兆然望魁與台亟還北落之樞  
庶不戰可屈於人兵見用儒無敵於天下一莊荒  
甚亦思向花木之陽半刺芬然詎意入蘋蘩之薦  
維昔武侯之一表實同說命之三篇首烏推向寵  
之淑均繼則舉費禕之忠實今以二難并之美併  
於一不肖之身自視欲然八公言過矣然士固伸於知

己則德豈待於成身諸侯薦人與之語侯久無是  
事國士遇我報以國士當厲乃心某敢不剗礮鈍  
頑鞭磨庸惰號門生而不知恩者非人也詎敢弭  
忘視匹夫不獲其所者若推之更祈終惠其為感  
槩罔既鋪茶

謝林寺丞

行知特薦

素鞞御祥夢空懷於故宇綉衣薦士選猶及於陳  
人睽離恍隔於累年屯蹇既濱於九死廼蒙記憶  
尚送吹噓始而驚疑終則慙懼人弃而已獨取此  
心定異於常情今無而古則聞茲事實關於世道

非言可謝於禮敢違伏念某命固不猶材亦無似  
湘濱憔悴安得自高蜀道嘻噓固為親屈彼蒼有  
罰莫白此心棘人藥藥勞心忉忉幸而終制達官  
紛紛諸公衮衮誰實恤孤忽聞一節之趨嘗及十  
夫之猷漫令廁九人之後材難不其然至謂冠一  
路之賢吾斯未能信豈固察驪黃之外憐其困牛  
皂之同人謂斯何公言過矣舊游門下既已玷一  
株之挑今去籠中乃猶取三年之艾恩淪於髓媿  
溢其肝茲蓋伏遇某官德與春和氣如秋杳方淳  
熙之雜然並進固不乏於時材惟簡蕭之老而愈

剛實見稱於聖主今賢者識其大者蓋有之是以似之不然再轉而為丞誰能三已而無愠徧持使盪始入郎闈君不行方夷猶羌難得而覩縷廣帥之重唐制已然上弄印以選賢公聞命而就道何恙弗已盡興則歸得之傳聞似恐昔疾而今愈恬於出處豈非人醉而我醒然天下之所少者非材則海濱之來歸者有日勸相我國謹簡乃僚勉令進進不已之人皆動于于然來之意某敢不請事斯語力勉其頑德不待於成身豈但叙柳河東之感士固伸於知己自當發韓昌黎之狂

謝瀘帥楊尚書

汝明

屬城受察已感跼身帥閫簡僚更叨舉首得固榮於券外愧有玷於牘端嘗觀七篇之包羅頗考五人之名數齊王為都之知罪惟孔距心獻子取友之難忘必樂正子使下駟或當於上駟則後魚或謂於前魚矧某不才舉世所鄙坐力田之傷地脉迄不逢年欲養生以息天黥未能絕粒得郡豈嫌於如斗蹊田適值於奪牛有土此有財貧於近鹽改井不改邑窮乃無錐不幸千里之旱可哀竟無斗升之水以活蒙袂弗勝其貿貿納溝寢覺其累

纍捄火暇問大人只得焦頭而爛額無麵欲爲巧  
婦但知剜肉以醫瘡思飢實自於已飢忍痛難思  
於方痛非惡其聲也實關鄉人孺子之心何誕之  
節兮固賴方伯連帥之惠鶴膝蜂腰尚未全復牛  
溲馬渤何足兼收此蓋伏遇某官德與春融氣如  
秋杳閭闔之開黃道夙高北闕之星辰斧鉞之下  
青真暫養南山之霧雨七年可即戎矣九戩以公  
歸兮觀察急於賦刺史私於民洞知委折今夕飲  
者恩來日按者法未忍舉行閔其存活數千之羸  
寵以治平第一之薦然饑饉扎瘡之甫定熙洽謂

何且文詞學問之久荒博深安在尚書拔十得五  
矣孝廉聞一知幾耶德不待於成身士固伸於知  
已某敢不懲羹吹沸求牧與芻諸侯失國託於諸  
侯無使飢餓於吾土國士遇我報以國士敢忘佩  
服於斯言銜荷惟深敷宣罔旣

代謝衛參帥

浮食畫墁又占芙蓉之幕飛章推轂遂依桃李之  
門請裁小子狂簡之章少謝大鈞塊北之賜伏念  
某地寒無挾天巧亦慳膽落穹廬莫繼忠宣之衣  
鉢力扛洪鼎又慙文惠之箕裘徒藉義方獲沾世

祿雖幸挂名於秋賦未能得雋於春闈盤旋州縣  
之勞祇憚簡書之畏偶終墨綬獲近碧幢適泰堦  
六符之光擁元戎十乘之寄生匠石之園長伯樂  
之廐固可卜其終身挹浮丘之袂拍洪崖之肩復  
自怜其凡骨聊作斗升之活敢希分寸之攀况西  
山行地之仙有八百輩而旌陽同日之舉僅十二  
人不應妄庸亦預推薦茲蓋伏遇某官三朝元老  
四海真儒魁下兩星付榮進於素定曾中五色補  
造化而不言靡辭三命之滋共要歷四方之維翰  
自洪移福瓣香續派於南豐由登入京夾道寄聲  
於司馬閩閩休歌於來暮吳儂莫切於去思陝而  
東陝而西方欲弘周召之化洛之南洛之北務多  
收溫石之材包荒得尚于中行采菲何嫌於下體  
致茲孤進亦累一陶某敢不退自激昂勉圖報稱  
滕王閣之台賓佐既厚異知翹材館之招賢人應  
無棄物

代謝帥座

契家子弟謝合京大

塵埃委吏風依夏屋之萬間造化全功遂拜春風  
之一紙受知襍積懷感輪困竊以山巨源之念遺  
孤吾聞語矣柳子厚之記先友誰實圖之非遲遲

於抔死之八珍則淺淺於蘇枯之一漑有如念故  
人之子擢之於莞庫之中成始成終不進不止以  
此稱於天下豈當求之今又伏念某窺管識卑挈  
瓶知小備太史牛馬之走終覺駑庸讀先人科斗  
之藏卒無象似羌爲貧而出仕君將母之不遑倚  
門之望旣深對床之歡亦廢雞鶩爭食難舒狷者  
之懷烏鵲無枝漸作歸歟之計豈謂荆潭之裴垍  
首求漚穀之石洪總角北方憐其進拜於床下厥  
齒長矣不應曳尾於塗中假之寵靈長其光價遂  
從數月卒獲四章譬如爲山實易虧於一篲志在

流水誰能寫之五弦忽逢公車之交遂合浮圖之  
穎父書是讀果何有於家聲兒事已癡豈真明於  
吏治伏讀八字足華一生如翼之所謂如天之  
福我顏之厚矣未知何地以報公此蓋伏遇某官  
藩屏重湖準繩百吏塊北播物大鈞運於無垠追  
琢成章小子至於有造憐宣孟之無後撫叔敖以  
如生褒華袞之一言器蟠木於萬乘遂令長往之  
興亦入旁招之儲重惟此恩將何以謝某敢不恪  
共爾位惟旣厥心我有二天已幸廁七十家之舉  
士更三日猶希與八百吏之除

代謝茶漕司

需次糟丘敢圖內舉贅負油幕使效裏言昉茲服役之初敢廢修辭之敬竊惟中興重藩宣之寄故於機事置書局之官當建炎羽檄之交實許陪於贊畫迨紹興鞬橐而後始無預於文移雖曰閑曹然亦異數如某者志雖自好學未知方爲箕爲裘亦自勉家傳之業不狩不獵居然承世祿之恩未敢荒筆硯之耕然已負懷綳之愧一行作吏甚安筦庫之卑萬里侍親忍有從軍之命猥容浮食使與內籌幸雖出於天然恐有爲之地者恭惟某官

氣資凝遠風調浚明黃鍾爲宮散作人間之私氣大玉不琢中藏天下之至文肯爲入蜀之星實卜擒胡之月周爰咨度暫煩四壯之馳薄言旋歸即護六飛之馭凡叨氣類例沐吹噓致令疵賤之蹤獲隸走趨之數某敢不靖共爾位洗濯其心詩禮聞於過庭敬修可願孝友施於有政增益未能

代謝茶使與合尖

綴玉鈴之冷幕已迫踐更飛金節之薦函偶成合穎功莫崇於引重惠無大於成終消吉日以修辭順下風而請謝竊惟選舉旣弊授受俱難相易則



從之輕已發蘇老泉之嘆用決者恨其早可考黃山谷之詩君驕士而士亦驕君主擇客而客或擇主故達官多寡助之恨而志士無苟合之期兩不相逢一至此極况如大正可謂小知緬思舊學之碑有慙元獻不傍貴人之戶却似小山第恐荒簪笏之家未免厲布韋之業壘益十載於太學僅竊末科草茅一介之狂言幾投大僂甫息浮湘之柁冒隨諭蜀之車錄錄無竒安有幕中之辯沾沾自喜若爲席上之珍偶蒙諸臺共剡棄矢爲山九仞極知一簣之虧撞鍾千鈞此豈寸筵之力誰其從

更辱此吹噓樂莫樂兮相知何敢急於自衒遲之遲而又久諒欲察其所安好不改於緇衣褒果踰於華袞退惟內撲反稱疑重之姿正媿中乾何取純深之學殆假點睛之筆俾舐換骨之丹人訝其通籍之階宜淹而速自恐負親民之寄雖寵若驚此蓋伏遇某官風鑒精明天機沉邃透遲苞栩盍周道之遄歸蔽芾甘棠殆召公之是似峻東壁圖書之領專西秦摧牧之司相馬舉肥恐小駟有足乘之理煎茶有味思大匠無可弃之材欲令轅下之駒謾備籠中之物故雖弄印迄使在鎔某敢不

謹佩此恩力鞭其鈍公車薦士諒不收私報之情  
直道事人持此答曲成之造

代董侍郎謝史丞相

六年百謫託大造以全生一旦異恩錄微勞而贖  
過盡復官階之舊仍沾祠廩之新毫髮不出於他  
人頂踵皆歸於化地伏念某夙無操挾積有僥逾  
州縣常才既躡從甘泉之橐藩垣重寄更濫分益  
部之符指心願報於寵光量力終牽於分量體廟  
謨安靜之意何敢動兵承宣司滅汰之餘又難增  
戍然盡地而守之策亦無日不討諸人會殘虜欲

竄身於三秦聚重兵專垂涎於四蜀計我師之籍  
無八萬人分邊面之屯幾二千里上藉朝廷之威  
德下憑將士之忠誠首殄渠魁既奏皂郊之一鼓  
繼殲羣醜不留蟠冢之隻輪偶興元偏帥殞於挑  
兵致散閔諸卒潰而挺盜雖在葦臯去鎮之後難  
逃孔明貶秩之辜投畀囚山甘作浯溪之老適逢  
沛澤遂叨汝水之歸茲遇飛龍之御天曲念病駒  
之屬地錄其尺寸踦許復於雁門活以斗升涸足  
蘇於鮒轍孰主張是遂登濟茲此蓋伏遇某官柱  
石九筵網維八極談笑洗咸池之日從容封函谷

之泥博陸之益戶萬七千譚足報伊周之烈汾陽  
之書考二十四自應徧齊晉之功方藏疾以匿瑕  
務厲世而磨鈍復其官爲子孫之計見此恩乃父  
母之心其敢不仰佩殊私益磨晚節誘我松桂未  
敢勒北山之移收之桑榆庶幾補東隅之失

代陳帥機

元勳謝衛參帥

細書成文蒐實材於公舉大鈞播物挈冗吏以名  
聞雖嘗備於使令初無堪於選錄况受及瓜之代  
難徼采菲之恩不謂三人之占乃使匹夫之被一  
陶異甚再省矍然伏念某頑踈之資浮沉於世塵

容俗狀果何有於詳華綿力薄材豈真能於強濟  
門蔭只宜於平進閭僚自合其官勞粗奉文筆言無  
可言之功狀非有方略難曲盡於事宜是真常鱗  
九介之匹儔何計乘鴈雙鳧之多少矧入幕之日  
淺而歸袖之風披三匝彷徨不識捲簾之意一封  
覩縷忽聞推轂之言得之駭然望不及此既非請  
謁而得是謂特達之知公求士甚士求公又無是  
事子生孫復孫生子難報此恩伏遇某官直大而  
方清和且任與人不求備此心即孔子孟之心乃言  
底可行所論合禹臯之論誓甘棠之美召即淇澳

之相周雖俊又始入於旁摺而巧拙或容於雜進  
遂令遯尾之客亦入需頭之章某敢不銘刻鴻私  
鞭磨驚鈍藉使百無逢於世亦有一回顧之榮指  
心圖報於品題滕口難論於報效然稱於天下曰  
知己今者非耶使遇以國士報衆人天厭之矣

代章監倉謝衛安撫

琢

下士代耕之祿僅守積倉上臣事君以人忽騰薦  
擯憐其出自於幽谷使之陟彼之高岡愧在盧前  
感從隗始切以筦庫七十家之舉古道久衰法筵  
第一義之觀今聞尤聳有嚴十葉所部九州鳳翼

龍鱗孰不希於攀援牛溲馬渤皆有望於蓄藏及  
下車之云初乃推轂於綦賤其爲銜戢實倍等夷  
伏念某質窳亡竒材庠莫抗服箱以走渠憐滿脰  
之黃鍾按劍無因誰肯先容於白璧強折腰於爲  
米真眯目於簸糠今蒙需章可使升秩父書是讀  
果何有於家傳兒事已癡豈真堪於世用一字之  
褒已過兩喜之溢何多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爲詩  
書帥與人不求備收毛髮絲粟之微嘉善矜不能  
無絲麻崩管之間有如頑頓首辱甄陶九罭之魚  
鱗鮪即遄歸於周室千里之馬騏驥會交獻於燕

庭某敢不增所未能修其可願常為委吏已蒙葑菲之收寘彼周行尚幸兼葭之采

代趙撫屬

汝謂

謝衛安撫

木流行久汗芙蓉之幕岸花飛送漸違桃李之蹊重感眷留倍深銜戀更裁四六少謝萬分伏念某再省妄庸一何僥倖當大參政十乘啓行之日適小丈夫三年垂滿之時惟其樂莫樂兮相知是以遲之遲而又久敷施翁受更無假於先容前輓後推真不遺於餘力居然穿縞之末迄成合穎之謀感溢瓶罌功歸爐冶乃瞻衡宇情已迫於忻奔

及告油幢恩數勤於聆睠謫將滿百辭不免多今蒙慨然允為幸甚鷗鵬水擊強希萬里之圖烏鵲月明采結一枝之戀恭惟某官東郊道洽西陝化成展長沙千里之平民無遺便對宣室半夜之問王曰遄歸九今日毛髮絲粟之才皆他時樽檯侏儒之用欲作大鈞之問又虞小器之盈敢陳揄謝之詞更致依投之悃常擬報一飯柰何回首於南山可以觀四方自此馳神於東閣

代趙撫屬

汝謂

上提刑

油幕綴負漸迫終更之候繡衣察吏鼎來剡奏之

章初非光明俊偉之材又無假借拔援之勢古之  
所以薦士今者於是見公伏念某名為宗支實本  
士檢取懷緇之簪笏恐受衆疑隨韋布之縑緝偶  
叨一第慨念勉峴程回之術業終愧毛原周召之  
等夷何以亢身莫如殖學方以此自厲於已何敢  
輕受知於人細掬大宋壹冥心於輪扁長箋短檟  
肯請命於子公來事元戎實叨未屬適鼠竊狗偷  
之盜蕩搖我疆奪鳥飛魚泳之驩劬勞于野濫承  
渙渥許減常負然風憲之一削不圓則天門之九  
關難扣解后行露之聽寅緣宿霧之披甫及褰帷

遽蒙推轂既不為有力負舟而走又不生無因按  
劍之疑伯氏堙仲氏虜安得齊名之寔臺中評幕  
中辯初何贊畫之功猥借溢言特加吹送犍為之  
磬十六大似無心而得之公車之牘三千誰有不  
求而至者內則感國士之遇我外則賀天下之有  
公輪困在肝緘封於髓伏遇某官人今而道古內  
介而外通嘉善矜不能所學皆孔孟之學舉直錯  
諸枉此心同伊傳之心駢駢六轡之載馳落落萬  
物之吐氣有懷鴛鷺之序及識鵲鳩之原參以旦  
評慨然露奏振雲天之高誼策塵土之孤蹤暴公

子之薦不疑昔聞其語揚湖南之信陳子今媿斯  
言某敢不深自佩銘痛加砥礪謝恩私室敢矜小  
技之文章不辱公門願勉大閑之節誼

代趙撫屬上衛參帥求合尖

汝諧

一官頂踵冒假借之深恩三沐肺肝乞品題之終  
惠恃在有容之大忘其取數之多伏念某雖出天  
潢初無地望燈花何喜一科不補於遺餘袍葉半  
枯萬事已甘於濩落浪爾依芙蓉之幕下誰其采  
薜荔於水中適逢先十乘於偃藩遂得底百僚而  
隸役不虞一見便辱異知識元方而用季方久無

此事謀石子而羅溫子不曰非才借以齒牙付之  
羽翼知我莫如鮑叔逢人必說項斯遂令虧貫之  
山迄作合尖之塔惟是過屠而大嚼難忘見麴以  
流涎兼幸生匠石之園託根未正縱欲附翹材之  
館張本已踈豈無列薦之負亦有十科之目或蒙  
送上亶謂成終大鈞無垠技士不遺於餘力小子  
有造歸恩豈在於他門恭惟某官以社稷臣為詩  
書帥喬嶽之蓄雲泄霧人蒙潤而不知滄海之包  
乾括坤物何歸而不得尚念碧油之屬欲舐丹竈  
之餘縹緲孤鴻漸恐回頭之斷漏差池歸燕寧能

絕望於捲簾幸從昌黎弟子之負徑實陸氏門生  
之列茅茹以其征吉今朝已免於西曹桃李悉在  
公門他日尚希於東閣

代陳縣尉

愷

上衛參帥求舉

酸寒深尉古須強箭之吹噓憔悴湘濱今累大鈞  
之坎北百無操挾萬有狂愚然而恃大參政之寬  
洪必不責小丈夫之躁妄切以三吐哺三握髮而  
下士周公豈欺我哉一舉手一投足之乞憐韓愈  
抑亦人耳况幸在犀甲熊旂之下乃無與豨苓雞  
壘之中恐虛此生何用於世是以頃者之詣府敢

於冒焉而呈身温乎其和可知既蒙異顧粲然有  
文相接實激懦衷惟是下考之垂成猶冀上天之  
吹送懼捲簾之或晚忘躍冶之非祥伏念某鹿鹿  
亡庸狙狙何取砥節礪行不能窺前輩之藩籬種  
學績文且未識古人之糟粕半生一第寸祿八年  
茅舍聽雞猶是儒酸之氣味竹弓射鴨安知吏隱  
之風流然粗覺無媿於心幸以此不惡於下慨念  
一寒之迹若為再命之階得拜馬前已遂執鞭之  
願無為牛後遂與見彈之思然記碧油之幢頗辱  
黃金之諾以其時則可矣敢不長鳴異乎人之求



歟真成自鬻伏遇某官直方且大清任而和公路  
垂紳即正槐廷之面侯方賜履暫為蘭畹之滋遇  
民猶兒求士如渴東山瓜苦共思零雨之遄歸南  
國棠甘未若敷天之純被顧以椶闌居楔之細皆  
在毛髮絲粟之中欲善鄭來請從隗始某敢不激  
昂駑鈍報稱鴻私桃李悉在公門既感東風之鼓  
舞葑菲無以下體尚幾秋露之均沾

代趙縣丞

善倪

上撫州林守

洽求舉

焚長官之雨不善避嫌戴刺史之天風蒙假蔭惟  
是斗升之活若為分寸之躋流涎久動於麴車病

顙輒希於箕秣印利果否冶躍可乎切以甯戚之  
歌黷明之言雖賢不免匠石之園伯樂之廐所係  
尤深既辱在於使令且已叨於識察將以知己稱  
於天下乃使勤子至於他人縱欲冥心何以藉口  
伏念某號為宗姓實則儒生束髮所期豈念祖宗  
之簪笏摘髭不力竟慙伯仲之填篋怵於食貧遂  
爾諾仕一行作吏已徒勞州縣之間再轉為丞真  
覺出簿尉之下顧惟蹇拙粗守公勤不利走趨寧  
免長官之罵尚能拜起孰非太守之恩試以代庖  
幾於環轍莽誰欺於揆牧復攝事於子男柰何五

章漢無寸援得不得之有命當安造物之鑪錘樂  
莫樂兮相知更傍誰家之門戶伏遇某官眼高四  
海氣蓋諸公千佛姓名早宜登於文石三神步武  
晚猶會於郎星載馳子子之旗有偉皇皇之轡胡  
然斂惠復此專城公不嫌旋馬於蟻封士則嘆烹  
雞於牛鼎雙旌屬爾五袴暖然謝康樂之文章尚  
餘此地顏平原之氣節如見其人竊窺帥之文  
可見察吏之意不知庸下還入選中既旁無蟠木  
之容姑且作大鈞之問盡拚去牙角雖無種學之  
泓澄託根借恩光或許孤芳之皎潔

代黃主簿

夢得

上樓倉求合尖

觀

瞻使槎於霄漢無地修容抗簿領之塵埃以身得  
察聞高標之成削絕末俗之膏緣遂忍恥以自鳴  
望徼恩於回顧切以爲山九仞正虞一簣之虧持  
綆百尋斯動三途之望故功莫崇於引重而恩無  
大於成終必以爲無益而舍之則未有不求而得  
者伏念某崎嶇百戰濩落一科棲枳棘之叢中但  
合出朱而入墨攀芙蓉兮木末安知泛綠以依紅  
偶效役於轅門遂贄負於幕府文書堆按真成俗  
吏之爲獄訟如絲粗了癡兒之事兩蒙連率交剡

公車惟是緇衣之三章尚須華袞之一字月明繞  
樹自憐烏鵲之何依海上問津或謂斗牛之可訪  
惟是夙蒙於廉察未嘗得效於使令冒然有言可  
謂不韙然苟以平昌之言足信則或知尹公之取  
必端徑援筆以點睛當勒銘於刻骨恭惟某官盛  
名如畫和氣猶春自其甲進士之科即合庚佐王  
之學百川既倒屹砥柱之固存萬木盡僵凜嶺松  
之獨秀由曲臺之議禮謂直筆以記言居然偏城  
歛此大惠田里之無愁嘆有偉民庸原隰而有光  
華亟將使指福星所照旱魃已消然設有膠東三  
萬戶之流民必將勺江西斗升水而活我尚煩周  
度爲此曲防然後遄四牡之歸于以苞六飛之馭  
思天地之大矣念人物之眇然欲善鄭來請從隗  
始主簿能令公喜今謂斯何使者或不汝容信乎  
命矣

代回楊評事

洪之

謝求薦

具一鷄之表方有待焉遺雙魚之書何其駛也不  
能辭璧又愧報瓊恭惟某官騰茂蜚英閱中肆外  
十事九律備知小大之情千條萬端未容上下其  
手見何晚也愛莫助之儻寬食麩之期敢愛拔茅

之力此亦公舉安用謝為某報國無功知賢不早  
翺亦云審知足下矣豈復寘疑起在此敢勤他人  
乎更祈加察

回資官王縣尉謝舉狀 昌大

某謹簡乃僚因剡公車之牘寘升在上詎收私室  
之恩從而謝焉非所望也伏惟某官器能瓌碩趣  
造端溫紫電神鋒夙志屠龍之學青冥強箭暫閑  
射鴨之弓今大夫羅而置幕中宜諸公爭令出門  
下亦意飛黃之去何憂破白之難勤子至它人乎  
輒復吹噓而送上見我有此客否定皆摸索於暗  
中某過辱貽箋良高陳誼蘋蘩可薦其何恨行潦  
之濱桃李不言度即有成蹊之日

回郭僉判謝舉狀 仲洪

謹簡乃僚輒效吹噓之送非相為賜何勤駢儷之  
詞銜袖鳴謙開緘擊節恭惟某官器資凝遠文獻  
靖共大夫不均我獨賢游子男於四國陛下用少  
臣已老尚賓客於諸侯所聞止一簣之虧然久閱  
千帆之過陟彼北山而憂父母慕有切於終身失  
之東隅而收桑榆恩冀沾於錫命有嘉懇款合命  
那融用是采焦尾之桐初非有揆鼻之木觀其志

觀所爲主幸可免勢利之嘲簡厥修簡其不修願  
不負品題之意

回成副將謝舉狀

行三軍則誰與正賴戎昭舉一人焉拔尤亦維世  
選何勤私謝更以文爲恭惟某官揚歷甚詳據慨  
自許執干戈衛社稷克稱其家安邊境立功名不  
聞亦式是堪勇往爰以名聞某獲共扞城敢忘推  
轂霸陵醉尉呵李廣不足爲懷成都猛將有花鄉  
正須努力

回史郡僉謝提刑舉狀

使家選衆所舉惟賢記室修辭何爲至我自合卷  
還於鯨錦又疑已費於麝煤伏惟某官拔材不此貴  
藏器有用暫作糟丘之主屈爲冰幕之賓奮迅驥  
程何慮缺書馬之一飛騰鷄表便當足鳴鹿之三  
是爲特達之知豈俟吹噓之送某誤勤稱謝但切  
負慚同僚未嘗聞知人遐不謂矣貪天之功以  
爲己渠敢爾耶

代回楊評事洪之許舉狀

助國薦賢我已慙於不武飛牋陳誼公何富於斯  
文進而三熏敢不重拜恭惟某官居官能大折獄

惟良廣夏萬間徒啓之才之歎陽春一曲反成寡  
和之音頃珠璧之暗投恨衣裘之晚索深恐遠井  
之待有孤時夜之求汔濟云初踐盟敢後子若無  
言幾失子况又崔李之繼至交說耶君家所有更  
贈君無忘孔孟之養氣傳道者某粗緣然諾洵辱  
詞華得古磬於犍爲君言過矣獻天球於清廟予  
日望之

代回高承直 不倚 謝舉

奉一札以推賢徒得君重合衆言而剡奏安用謝  
爲貽賤惠然爲禮過矣恭惟某官蜚英戚畹策雋  
儒林翠竹碧梧籍甚名家之秀紅蓮綠水藹然入  
幕之聲國人曰賢然後用之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某與籍紙尾甚覩面顏遣介奉咫尺書良感渠渠  
之意今子使萬里外敢懷惘惘之憐

代回危教授謝列薦

積及第經年未脫選調入京注受幾年而未得闕

舉爾所知不如鄉人之善者於我乎館今爲有力  
者奪之隨衆笑而笑焉非所謝而謝也恭惟某官  
十收名第獨振妙聲坐廣文之羶似成一十四考  
待公車之詔行及三百六旬所賴金玉之相不改  
簞瓢之樂昔二人占而汝則逆用靜爲宜今八音

諧而人以和來儀可必其甚腐於力徒味其言苟  
文若之不進不休於子媿甚吾夫子之可久可遠  
惟君裁之

代回崇仁潘知縣方謝舉代何月湖

比剡需章聊紀陟明之績鼎來巽積碩捐投暗之疑  
受言藏之無可謝者恭惟某官刃有餘地琴不下堂  
君子學道則愛人計望風而成俗小人難事而易說  
肯違道以近名作新鴉泮之好音餘事虹隄之奇觀  
是爲實茂當以名聞某推轂力縣投簪心棘潘令君  
之桃李度已成陰何將軍之山林惟當託蔭

代回涂察推

求舉未允

通家講好托年契以爲多助國薦賢惜歲負之無  
幾裘不供於晚索璧仍負於暗投所幸在邦域之  
中必能察形骸之外恭惟某官槐根之芷蘭茁其  
芽俊逸叅軍已露囊中之穎道遙嘉客竟歸幕府  
之羅乃今懷黃拖紫之人半是泛綠依紅之客寧  
須畫餅更助譟旗某有味其言甚腐於力請待來  
年之麩時則易然恐及往戍之瓜風斯下矣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三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四

舉科目

謝劉閣學

光祖

舉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

遠客從軍自分塵埃之內近臣薦士許司雨露之  
邊以仞墻則未窺且尺牘之不貢敢謂暗中之摸  
索忽蒙送上以吹噓此難求之今人斯可稱曰知  
己竊以爲臣止於敬皆有陳善閉邪之心事君致  
其身豈無明目張膽之志自方正爲賢良之號而  
獻納歸侍從之班視嘉言罔伏之時無不諫亦入  
之意然元祐十科之創建不落第三至紹興五年



之選掄以此居一蓋象龍亦有致雨之理而  
實餘愛禮之心儻非其人難稱此意如某者學  
聞道年不後人好論古今未離舉子之習氣僥說  
得失不過處士之大言本浪為錦城雪嶺之觀乃  
輒與祈山天水之役空有幕中之辯竟無堂上之  
竒誰誤聽聞忽蒙論薦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謾稱  
春藻之葩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浪許秋竿之節平  
生失在小丈夫之悻迺今亦有大君子之知所可  
貴者遇大賢韓子所以賀侯喜不待求而後施德  
柳侯於是感崔鄉不謂古心復見今世茲蓋伏遇

某官四朝壽俊一世儒真本本元元所學皆周孔  
之學孜孜汲汲此心即禹稷之心曾中風月之無  
邊筆下源泉之不擇使天下之大老二盡歸乎來  
則匈奴之長技三亦何所措方居家而為善思報  
國之以人若為控地之飛亦入戕天之剡某敢不  
圖惟報稱益自激昂待以國士待以衆人何敢作  
廁中之報不負天子不負所學庶免為門下之羞

謝李參政壁舉獻納科

塵纓解縛方將發興於雲山宗袞垂褒欲使司存  
於雨露喜固多於溢美耻乃在於過情其殆私

之私豈容不德其德竊以士無賢不肖均欲希  
世之知德不孤有隣亦樂道諸人之善蓋近來仕  
進之徑蓋罕由薦舉之門心肯命通底勞介紹言  
甘幣重自有寅緣宗臣之考十科本爲何事冢宰  
之計羣吏不出此途遂令戕天之章僅作畫地之  
餅然某所見與衆則殊樂莫樂兮相知止願出大  
賢之門下得不得之有命寧湏商小利於褚中矧  
如不腆之蹤可謂所持者狹識字有數學何有於  
多聞了事亦癡才豈周於庶務質不足以望粹然  
之器文不足以窺作者之藩宜諸公臺省之登任

此士江湖之落莽誰欺於鑒裁羌忽累於明揚方  
正乃賢良之稱必名門而後稱獻納蓋侍從之事  
豈俗吏之能爲况去國十三年之餘閱人多矣今  
起家二千石之薦舉世觀焉不應凡材猥玷異目  
此蓋伏遇某官清朝良弼名世真儒鍊色石以補  
天親揮九日觸佞山而還里坐閱一星甫尋川路  
之風煙適值岡巒之烽火內嚴殄捕外示招懷賊  
憚崇文之名若杵投曰民誦西平之子惟我有臣  
俊又宜在於旁招巧拙猥容於雜進有如庸下亦  
備數中某敢不勉自激昂圖惟稱塞有吏才也

事愧非臨川老子之倫絕當世追古人敢忘眉山  
端明之薦

謝任尚書 希夷 舉著述科

上命公以納言甫膺隆委公報上而薦士宜首異  
材是何濡滯出晝之人辱此吹噓上天之賜名充  
著述實發兢慙某聞簡厥修簡其不修古不謂之  
恩地觀其主觀其所主近反類於市區然而推賢  
揚善之盛心乃是輔世長民之元氣眇然一世知  
此幾人司馬公請建十科本為何事崔祐甫盡除  
羣吏不假此途謾勤為天啓齒之勞間有畫地作

餅之笑如僕所見與衆則殊蓋伯牙之絕朱弦特  
為知者如虞卿之取白璧是有命焉第令收名定  
價於大君子之門何必商功計利於賤丈夫之隴  
况歐陽公不能挽聖俞之達而東坡老亦難拔方  
叔之窮物固假於氣噓命實通於心肯况某無狀  
觸事多畸荷鋤而耕寬閑只傷地脉乘槎而游汗  
漫又犯天河無端讀書有時為養既痛三千鐘之  
弗泊又瀕四五十之無聞小材不離於小官已知  
安分大慙或謂之大好人自過情馴致誤執事之  
知欲令備弟子之列先唱之矣又唱之矣肯引去

蓬島之風舡昔謂斯何今謂斯何却回作瞿唐之  
煙棹旁觀千丈之落自計三寸之存心不同兮媒  
勞委禽勿強射有似乎君子正鵠是求敢圖進退  
之間偶合高明之見徑持典麗舉及妄庸皇帝曰  
嘻往贊碧幢之帥翰林為主入言墨客之卿不以  
昧於時宜為俗儒是可稱於天下曰知己茲蓋伏  
遇某官眼高四海曾着千年盛之白玉堂辭足以  
鼓天下之動拜于青瑣闥學足以格君心之非龍  
墀引聽履之星辰鶴禁賓重離之日月是固見耐  
官之器孰能窺憂世之心大厦非一木之枝故椳  
闌店楔與薜櫨而並蓄小市無千金之藥故芝苓  
參朮合薑桂以兼收急求燭武則無以重朝廷近  
捨皇甫則無以勸巖穴雖隻字片言之無用亦三  
光五嶽之所闕不忍弃捐力加收拾何其久也必  
有以也知己在於遣中我儀圖之愛莫助之亦漫  
為之言上感知而已勿謝得乎某敢不圖稱所蒙  
力鞭其後舍文章之小技勉節義之大閑孔明之  
栢四十圍香葉試尋於鸞鳳任公之竿五十轄大  
鈎會掣於鯨鯢

代虞制參謝劉閣學舉科目

光祖

梧幕綴貞曾微寸善荷囊薦士猥玷異科予之豈  
以爲私受者未能無愧蓋知祔而稱獻納嘗聞摩  
詰之詩若依劉而增感傷已發仲宣之賦殆主擇  
客則客亦擇主使官求人則人不求官自甘桃李  
之不言誰識蘋蘩之可薦矧如剛簡藉是迂踈山  
東山西不能世將相之業水南水北居然仕賓客  
之聯雖學問粗知德性之尊然英華恐非和順之  
發蛙拘墟而局促何所見聞燕巢幕以徘徊若爲  
材識徒以固窮之力頗知尚志之功反觀寸心粗  
識無邊之風月洞視萬古略知不廢之江河所願

就有道而正焉未得事大夫之賢者曾掘衣之不  
敏已推轂以見收元祐宗臣之立十科本爲何事  
紹興宰相之計羣吏尚出此途今徒有存羊之名  
或者發畫餅之嘆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拜賜柳  
子厚固已言之既有知方又欲識路而疾驅韓退  
之亦安取此所感大矣無謝得乎此蓋伏遇某官  
道純粹精德直方大羽翼孔孟學傳先聖之不傳  
黼黻卿雲文到古人之未到碩果何嫌於不食匏  
瓜自得於含章人之爲言何得焉特祝承明廬之  
三入天之未喪斯文也故應靈光殿之獨存時來

爲之民生幸甚豈謂誠心之傾倒肯收孤迹之沈  
冥得於不求亦可自賀某敢不佩所品題銘之衷  
曲歲月坐成晚且熏坡老之香江湖永相忘更勉  
後山之報

謝曾尚書喚舉著述科

裁小子而成章亡能爲役觀近臣而爲主有味其  
言予之豈以爲私受者未能免愧切以十科薦士  
著述難堪八坐舉賢銓綜尤重唐文章之錄登者  
幾人晉人物之甄拔於一字使品題之太過恐稱  
塞之易孤伏念某命固不猶才亦無似萬卷未供

於啜飲一科何補於遺餘結柳送窮仍覓語言之  
無味剖瓜乞巧不堪豪傑之跪呈雖庚桑以役於  
老聃然毛遂無聞於趙勝不圖科薦特辱名聞惟  
才薰班馬之香乃名秀發非李探舒向之海莫號  
淵深至求英詞能配古作自李杜韓柳之不出殆  
歐蘇陳黃爲庶幾何者妄庸得此獎拂前言戲耳  
不待智者而後知小子識之則欲假之而自厲考  
古人之所佩仰盛德之安窮非盡讀三萬軸之牙  
籤難仰答十六枚之古磬恭惟某官國之喬木學  
者泰山公方引韋世康而告休士皆知杜如晦之

必相平生五色線豈皖織女之襄向來一瓣香不  
廢嫡孫之行滿期開閣早與捲簾某敢不仰體鴻  
鈞俯鞭駑鈍著作前列之餘事豈足疇知節誼天  
下之大閑持此誓報

謝趙尚書舉可備著述科 汝述

小子成章無可薦揚之實近臣為主猥騰典麗之  
褒未嘗敢請於墻藩乃辱徑收之篋擯感知而已  
懷愧柰何切以一字拔人今古稱山公之啓十科  
舉士兒童誦司馬之賢幸猶愛禮以存羊誰復按  
圖而索駿著作雖前列之餘事文孝亦先聖之末

科珠玉不補於飢寒豈堪混泥塗之辱干羽無取  
於戰陣猶足備宗廟之容有如一藝之不庸亦是  
匹夫之弗獲昔趙尚書垂德於不報柳侯嘗感其  
收撫之恩至李從事因文而得交韓子又念其飢  
寒之聚不圖今日復見古人如某者蠢蠢隨行狙  
狙何取徒守寒素之氣習尚持文墨之生涯居於  
大江之濱甘見笑於獼獼行乎劔閣之險幸偶脫  
於豺狼既銜三釜非泊之悲又罹二子更死之禍  
兩髦已雪百念俱冰學業實負其初心精深安在  
詞華甚慙於大手炳蔚謂何今屢為丞相而言蓋

甚愧丈人之厚枚臯之窮且忍何敢躁耶孟郊之  
久無成會且歸矣不虞科薦又累甄收伏遇某官  
氣杳秋天愛深冬日作納言之喉舌惟山甫克舉  
之用夾輔之股肱則周公其人也長慮却顧爲根  
本之計兼收並蓄无葑菲之遺凡今傳羽翼而飛  
誰非借齒牙之助尚念朝廷半老儒之日無弃文  
章一小技之人必令綢繆於束芻廉耻缺矣故雖  
參差之苻菜左右芼之某敢不勉自激昂圖爲稱  
塞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日監在茲待之以國  
士報之以衆人天厭之矣

謝成都帥黃侍郎疇若舉科目

旅床爭席夢難蜀道之登軍將打門驚報禰書之  
至世固有十科之薦士公獨能萬里而舉人愧在  
其肝感深於髓伏念某至愚不肖素賤且貧無端  
讀書遂奪耕田之樂有時爲養不供啜菽之懽猛  
思萬物之皆塵彌竟一科之不補汗漫卓蹕欲尋  
墜緒之茫茫勃窣嬰跚尚踵常途之役役雖大慙  
必謂大好然小材不離小官安得自高聊復爾耳  
能令公喜定未必然行搴湘水之芙蓉誰托江梅  
之桃李今作禁門鍵要湏百年幾見之人君如雙



井茶真副衆口一償之願願持著述猥舉妄庸經  
學無游夏之源修明安在文詞之屈宋之艷秀發  
謂何然經品題敢自暴弃孰云畫餅初無益於飢  
腸如入太倉亦莫不有飽意伏遇某官斗牛間氣  
奎壁清躔筆裁霧而縫雲不作人間煙火之語身  
馭風而騎氣直依天上日月之光倦持上雍之囊  
出草諭巴之檄雪山增重天府益腴斯人乃德星  
頓釋冕旒之西顧用汝作霖雨共觀袞綉之東歸  
諒勩相於國家先旁招於俊乂兼收馬渤曲抱鶴  
翎仰盛德之安窮望夫人方已遠主簿乃有分職  
縱欲福以難功侍郎非通神明曷不祈而得施某  
敢不謹佩恩意自鞭古心諸侯薦人與之諸侯寧  
有是事國士遇我報以國士請誦斯言

代趙撫屬謝衛參帥

汝謹

百舍治任已問征夫之前路十科取士又勞播物  
之大鈞頂踵知恩肺肝懷感切以賓筵有秩古歌  
衛武之功藩翰多賢舊說湖南之客今已時移而  
事異誰堪德舉以言揚况如日夕之牛羊會且歸  
矣相彼月明之烏鵲愛莫助之又勤科薦之榮允  
謂陶成之厚伏念某一寒無挾百拙有餘偶躡末

科非有宗英之禮樂來依大府適逢元帥之詩書  
假以三能之光借以九鼎之重從骨而肉如翼斯  
飛肅肅宵征久馳心於魏闕遲遲晝出終戀德於  
膺門果蒙吹噓薦以科目取其材術固无師友之  
淵源旌以勤勞是亦塵埃之職分政事之可觀安  
在館閣之稱選謂何強名器采之詳華浪應文章  
之典麗前言戲耳不待智者而後知小子識之敢  
不假茲而自勵伏遇某官清廟一柱泰階六符虛  
已受人不厭蒙再三之瀆承天載物真得坤六二  
之方暫爲召畢之保釐聊續荆潭之唱和牛溲馬  
渤隨所用以兼收虫臂鼠肝不以微而見弃故令  
庸下亦在數中某敢不增所未能求爲可貴著作  
前輩之餘事不足酬知節誼天下之大閑持此誓  
報

代回舒尉謝科目

從臣十科之薦一歲三人牧夫庶獄之難千變萬  
狀茲以盡公而舉又何私謝之爲恭惟某官遠抱  
甚都賢勞已久居然前跋而後竟誰其右挈以左  
提今歸幕下之羅定脫囊中之穎比來科選擬用  
名聞深疑詐木鶴之仙豈復尋蕉鹿之夢然此本

畫地之餅何以假爲果能受去墜之斤徑當削入  
不然時夜之早計無乃明月而暗投某疾讀來函  
病頓去枕家君作幸好吟孤鷺之齊飛客食加餐  
持報雙魚之遠遺

謝座主

謝中書舍人 曾從龍

五芒色正夙瞻柱史之躔一刺字漫始見舍人之  
樣仰高山而景行感流水之知音由其願一識之  
未償是以身十返而不悔切惟去民就吏牛堪未  
始謝於門負業歸家齊皞亦不非其上惟是筆硯  
荒涼之業實受鑪錘特達之知說戰場文人還迷  
於五色讀刑賞論公放出於一頭若揆門生坐主  
之常當辨國士衆人之報伏念某學未至古年不  
後人少也好脩強記輒數千字長而無述竟舉凡

二十年雖有道則耻賤貧亦無心於圖富貴可堪  
親老又着儒冠而忍羞寧試有司不願君門之徑  
入冒陳三策略吐寸衷自知明主可為忠言特恐  
貴人不喜生語頭顱自揣口吻益悲卒猛吐其狂  
愚竟僥說於得失不謂暗中之摸索遂蒙送上之  
吹噓既有詞意皆精妙之褒復加筆力可敬服之  
語喘竹筒於儕輩增紙價於京朝人亦有言衣鉢  
恐成於故事我則無勇鼓旗空譟於後塵既經品  
題敢自暴弃遺餘不補十年任韓子之窮名節苟  
全一第真魯山之溷身未可許人也猶欲與後死  
之斯文子亦來見我乎政恐事先生之有罪伏遇  
某官求士為國事君以人言動必書今立二螭頭  
而和墨汁榮進素定寧止四龍首之至黃扉切聞  
滿籠之參差豈少一株之桃李然勸相國家之業  
自旁招俊又而基公求士甚士之求公會湏連茹  
子絕長非長者絕子自合負荆某一莊未荒萬間  
是苾向來辦香之敬真為南豐此去翹材之延願  
觀東閣

謝宗縣尉 炳

薦書下士徼君子之異知奏記中消缺門生之庸

敬揖馬周實淹於逆旅非牛堪敢傲於有司未之  
負荆遐不削櫝恭惟某官眼高四海筆落九天繙  
十二經尤有取太平之典對三千字謂當冠秀士  
之羣馬小殿於及門鰲固安於戴石孜孜甘旨屈  
爲孟東野之官懇懇忠精方抱梅南昌之節淒其  
風木越在塊苦諒朝祥之琴成聲則暮召之蓋相  
望某頃偕鄉計嘗累公知由庶士而登司徒不知  
恩者非人也去民畝而就吏祿豈進謝則爲私乎  
顧迷京洛之塵塵隔蓬萊之水故者无失爲故乃  
不知儼然衰經之中誅之不可勝誅自當即麾之  
門墻之外顧勤一介洗枉雙魚旣倒植之可慙復  
暗投而失報青衫短笏漸從矮屋以着身紫磨真  
金尚負洪鑪之定價然已長伯樂之廐敢逐荒陸氏  
之莊某無以報恩期於強學其行已若有愧於道  
何以文爲雖無報而不辱其門請從今始



梅亭先生  
四六標準卷之四



